

国际法视域下钓鱼岛主权的历史沿革

王军杰

(四川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内容摘要】钓鱼岛虽只是弹丸小岛,却是两岸四地、海内外华人以致中、日政府纠缠难解的一个心结。史实证明,中国至迟于 15 世纪初,便取得了钓鱼岛的原始主权权利。19 世纪末,清政府甲午战败,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实现了其侵占中国钓鱼岛的目的。二战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三个条约完全恢复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权利。日本对《旧金山合约》第三条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谬解,与现代国际法理相背离,根据《冲绳归还协定》归还给日本的领土自然不包括中国的钓鱼岛。因此,中、日在钓鱼岛已不存在主权争议,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之领土。

【关键词】钓鱼岛 主权 先占 《马关条约》《波茨坦公告》

中图分类号 D9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7-0045-04

钓鱼岛是散布在我国东海海域,北纬 25° 至 26°, 东经 123° 20' 至 124° 40' 之间的,一群无人居住的小岛。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久场岛)、赤尾屿(大正岛)、南小岛、北小岛 5 个岛屿和大南小岛、大北小岛、飞濑岛 3 个岛礁组成,总面积约 6.5 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 4.319 平方公里,海拔 360 米。赤尾屿是最东边的一个孤岛,距黄尾屿约 48 海里,该岛位于东中国海浅海大陆架之边缘,滨临东海海槽,与琉球群岛西南边界上的久米岛(枯美山)遥遥相望,为明清册封使船由福建往琉球航行中之望山。^{[1][2]}直到 19 世纪末(甲午海战前后),日本对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事实,并无异议。自 19 世纪末日本开始觊觎我国钓鱼岛以来,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至今未曾停息。追溯钓鱼岛主权的历史变迁,对于更好地维护我国钓鱼岛主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钓鱼岛由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使用

钓鱼岛是中国古代福建、台湾等地渔民从事捕鱼、采药等活动的场所,当时钓鱼岛被命名为“高华屿”。宋代以后,闽浙沿海居民因“高华屿”周围盛产的鲷鱼(金枪鱼的一种),用垂钓之法最易得手,故习用俗名“钓鱼屿”。在可查的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钓鱼屿”名字的史籍当推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顺风相送》一书。该书“福建往琉球”条明确记载了明代初期我国海船

活动的领域范围,包括东涌、小琉球颈(今基隆屿)、彭家山、钓鱼岛等,皆在福建海域的范围之内,且以东涌为中心(稍后移至梅花所),至钓鱼岛,皆有路可达(相当于今之福建沿海交通图)。

该史实证明,中国至迟从明初起,便已经发现、命名并使用钓鱼岛了。根据国际法领土取得方式之“先占原则”,钓鱼岛至少从 15 世纪就已成为中国领土。国际法上的“无主地”不是“无人岛”而是“无名岛”,如已有命名,则必须按“名从主人”的惯例,决定其主权归属。严格说来,钓鱼岛至今为止还是无人岛,类似这样的无人岛屿,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境内多的不胜枚举,所以“无人岛”与“无主地”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19 世纪晚期日本将无人居住的钓鱼岛视为“无主地”予以侵占,于法无据,并严重侵犯了对钓鱼岛所拥有的原始权利。

日本学者井上青教授对日本政府把钓鱼岛作为“无主地”进行侵占的行为予以了严正批驳:“钓鱼岛诸岛并非无主地,自古即为中国之领土,现在中国亦主张其领土主权。对于这种主张,无法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解释来反驳,而只是用强词夺理加以否定,欲将日本的领有造成既成事实,这显然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外国领土和煽动假爱国主义的开始。对与关系日本人民未来命运的此种事实,非得勇敢地作真实的报道不可。”^{[2][P18]}

*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一般项目资助(SKX201016)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王军杰(1976—),男,四川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

1526年(嘉靖五年)明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使琉球录》记载:“过平嘉山(今彭家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人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今琉球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明出使琉球册封使郭汝霖《使琉球录》记载:“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以上记载清楚的说明了中国和琉球之间以赤尾屿为界,以东为琉球海域,以西为中国领土。久米山在赤尾屿以东,两岛之间隔着一道深达2700米的东海海槽。这道海槽因水深之故,洋面呈黑色(又称黑水沟),与赤尾屿以西属中国浅海大陆架(水深50~200米)的蓝色海面形成鲜明对比。在福建往琉球途中,在赤尾屿以西,沿途皆为东中国海的浅海大陆架,洋面呈蓝色,故又称“清水”或“沧水”,其中隆起的岛屿皆属于中国领土,因为这些海域向来为中国船舶活动之领地。但过了赤尾屿,洋面呈深黑色,则知进入琉球海域范围,“黑水沟”对面的久米山则属于琉球的领土。

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郑若曾撰写的《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明确地将钓鱼屿、黄毛山、赤屿等岛屿划入福建海域,这与陈侃《使琉球录》中所记载中、琉两国地方分界完全吻合。郑若曾在《沿海山沙图》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万里海防图》第五、第六幅东南方向分别绘有小琉球、东沙山、瓶架山、鸡笼山、钓鱼屿、黄毛山、花瓶山、黄茅屿、赤屿等岛屿,这些岛屿的位置虽有错乱,个别岛屿亦出现衍名(如黄毛山及黄茅屿),但作者清楚地标明了这些岛屿皆在闽海海域,属中国版图。而对于属琉球之岛屿,作者则用长方形框加以区别(如古米山、元辟山等),领土意识非常明确。同样,在第十一幅中国与朝鲜交界的“鸭绿江”,亦是用长方格,以示区别于椭圆形格内的中国属岛。从1372年(洪武五年)开始至1879年(光绪五年),中国共向琉球王国派出册封使24次。^[3]这些册封使均由官方派出,随身携带由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皇帝颁发以诏示其全权代表身份的敕诏,体现他们代表国家行事的特殊身份。这些册封使在其述职报告反复记录钓鱼岛的有关情况正是官方行为,属于国家性质,是建立和宣示国家领土主权的法律行为。明清政府“与此同时或稍后,还将册封使录镂版印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4](p42)}因此,中国对钓鱼岛主权宣示的意思表示是明显而充分的。

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遣杨载以建元诏告琉球时即登上钓鱼岛,并设立明界大碑,^[3]开始对

钓鱼岛行使有效管辖,这不但具有发现的效果,而且宣示了其占领意思。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把钓鱼岛纳入军事防区,隶属于福建省行政管制范围。这就取得了国际法中所说的“有效控制”。

直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10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这是中国有效地对钓鱼列岛行使主权的铁证之一。^[9]

二、日本、琉球王国及其他国家的相关史料亦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日本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书籍是日本史地学家林子平1785年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该书所附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标绘琉球国西南边界为古米山,在古米山相对的西边,绘有赤尾山、黄尾山、钓鱼台、彭佳山、花瓶屿诸岛屿,所涂颜色皆与中国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等相同,为谈红色,明确标示为中国领土,而“古米山”则与琉球国部分一样为橙黄色。^{[1](P100)}正因为该图清晰了然,领土意识明确,日本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学者对此图一向讳莫如深,极力贬低其历史价值。由此亦可从反面证明,林子平此图是中国领有钓鱼岛的铁证之一,该图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

《中山世鉴》是琉球国第一部正史,1650年由琉球国相向贤监修,该书全文转载陈侃《使琉球录》所记钓鱼岛列屿的内容,对“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这一中、琉地方分界之说亦未提出异议,可见当时亦接受琉球领地止于古米山的地方分界观点。1708年由琉球大学者程顺顺撰写的《指南广义》一书附图中,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连为一体,与古米山之间形成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这幅地图成为陈侃“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以及郭汝霖“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的最佳注释。^{[1](P98)}

法国出版家及地理学家皮耶·拉比于1809年绘制的《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相同的红色,而将琉球群岛绘成绿色,明显地将钓鱼岛归入台湾的附属岛屿。

1859年美国纽约出版的题为《柯顿的中国》的现代中国地图,在钓鱼岛的位置标注“Taiyu su”(钓鱼屿),在黄尾屿的位置标注“Hawaping sun”(黄尾屿的闽语发音),亦将钓鱼岛和黄尾屿划归

中国版图。

由此可见,据日本、琉球以及有关国家史料文献均可证明在1880年之前,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

国际法中有关一国领土的界限称为疆界,国际法学家奥本海把它定义为:“地面上一条想像的线,使一国领土与另一国领土或无主地或公海,得以划分”。^{[6](P572-573)}奥本海把国家领土疆界的划分归纳为以下几个标准:1.界于两国间的河川;2.界于两国间的湖泊或内水;3.界于两国间的山岭,通常以分水岭为界;4.界于两国间的海域。据以上国际法原理,第3项和第4项比较适合中、琉两国疆界的划分,即应以赤尾屿为山岭为界,以黑水沟为海域分界。因此,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领土,不但有充足的历史史料为据,也完全符合国际法理,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侵占,不但与史无据,在国际法理上也是无效的。

三、影响钓鱼岛主权的重要条约

(一)《马关条约》。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以“开疆拓土”为目标的军国主义扩张之路。1880年“分岛改约协议”遭到清政府拒绝后,1885年开始侵占琉球群岛,并开始觊觎钓鱼岛。1894年甲午海战中清政府节节败退,日本胜利在望的情势下,日本政府最终决定侵吞钓鱼岛,于是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批准,位于八重山群岛西北的鱼钓岛(钓鱼岛)和九场岛(黄尾屿)划入冲绳县管辖,并密令冲绳县知事建立管辖标志。^{[2](P115-118)}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该约第二条第二项日本不但实现了武力非法侵占钓鱼岛的目的,而且侵占了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马关条约》不但使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领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也为其非法侵吞钓鱼岛的行径制造了一个“合法化”外衣。自此至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宣称对上述条约中所涉领土享有主权。

(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亚洲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美、英三国于1943年12月1日正式发表了《中、美、英开罗宣言》,该《宣言》正文明确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强烈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

件投降,规定日本“《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岛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等条款。

1945年8月14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美、英、中、法等九国代表于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舰“密苏里”号上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所列的全部条款,无条件地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掠夺的领土全部交出。《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中、美、英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全部条款。”

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再次重申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不包括台湾、澎湖及钓鱼岛。

综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以上三个条约文献组成了环环相扣的国际法律链条,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甲午战争前后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主权权利之恢复。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市接受了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恢复对以上领土行使主权。尽管以上条约并未出现“钓鱼岛”的字样,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国对钓鱼岛所享有的主权权利,因为钓鱼岛包括在“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之内。^{[4](P115-120)}

(三)《旧金山和约》。随着二战的胜利,美、苏同盟走向了破裂,冷战时代开始,美国把日本作为牵制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苏联的一枚重要棋子。在这种背景之下,美、日将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1951年9月8日与其他47国签订《旧金山和约》,该约第二章第三条将北纬29°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等战略要冲交由美国托管,即:“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显然,上述美国托管区域范围不包括钓鱼岛在

内,因为钓鱼岛并不属于旧琉球王国所辖范围。但是日本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根据《旧金山合约》交给美国托管的琉球领土范围包括钓鱼岛。于是,1953年12月25日琉球民政府发布了《琉球列岛的地理境界》(第27号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合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并把美国琉球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8°、东经124°40′,北纬24°、东经122°,北纬24°、东经133°,北纬27°、东经131°50′,北纬27°、东经128°18′,北纬28°、东经128°18′各点连线的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份布告所确定的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挟带其中。^{[7](P11-14)}

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合约》签字的当天,美、日两国在旧金山的普莱西迪奥军营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两条约于1952年4月28日同一天生效)。1952年2月28日,美、日在东京签订《美国与日本行政协定具体化》,将《旧金山和约》中确定的对日占领的诸问题进一步具体化。1960年1月19日,两国在修订该条约的基础上重新缔结《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70年6月22日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到期,经过两国交涉该条约自动延长)。该条约规定钓鱼岛群岛等继续由美军控制,但这不能改变中国对该群岛拥有主权的事实。

日本政府曾多次表示,《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使用于钓鱼岛海域。《旧金山合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也就成了二战以后中日钓鱼岛问题的缘起,成了日本政府援引作为其拥有钓鱼岛主权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成了日本压制中国的一张重要“王牌”。

(四)《冲绳归还协定》。1971年6月17日,美、本签订《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美日协定》(史称《冲绳归还协定》),该协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所谓“琉球诸岛、大东诸岛”是指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规定美利坚合众国所给与的全部领土和领水范围内,日本有权行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的一切权利。显然,美国归还日本的领土范围仅限于美国根据《旧金山合约》第三条所托管的日本领土,而《旧金山合约》第三条无权染指中国领土钓鱼岛,因此日本从美国收回的领土范围自然不能包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但是日本政府却一厢情愿地认为钓鱼岛也属于“归还区域”,并据此主张重新从美国手中获得了钓鱼岛的主权。美国通过《冲绳归还协定》,将钓鱼岛裹挟其中,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一手制造了中日之间的钓鱼岛权属之争,也为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提供了便利。

据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35条之规定,《旧金山和约》以及《冲绳归还协定》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为我国领土设定“被托管”义务。如果像日本政府所认为的那样,《旧金山合约》第三条托管给美国的领土范围包括中国的钓鱼岛,那么以上两项条约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决定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相背离,也违背了国际法上领土主权及主权平等的最基本原则,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产生将钓鱼岛主权授予日本的法律后果。中国政府在1951年9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已指出其非法性,所以上述条约涉及中国钓鱼岛主权利益的约文对中国不发生法律效力。

四、结论

钓鱼岛最早由中国发现、命名并实施管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与日本并不存有主权争议。日本据《马关条约》所侵占的我国台湾、澎湖列岛、钓鱼岛等一切中国领土,随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之签署,中国对以上领土已完全恢复行使主权。没有中国参与的《旧金山合约》第三条所规定的被美国托管的日本领土范围,当然不能包括我国领土钓鱼岛。合乎逻辑的是,《冲绳归还协定》归还给日本的领土应限于《旧金山合约》第三条所规定的领土范围,自然也不包括我国的钓鱼岛。因此,中、日在钓鱼岛上不存在主权争议,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之领土。笔者认为,如果中、日之间重开领土边界谈判,应退回到1880年10月清朝与日本达成的“分岛改约协议”上来,因为该协议是顾及了中、日双方对琉球群岛的剩余主权,同时又是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有关领土边界划分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根据该协议重新划分中日边界,也是符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否则中、日领土主权之争将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 [1]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M].中华书局,2007.
- [2][日]井上青.尖阁列岛——钓鱼岛诸岛的历史剖析[M].贾俊琪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3]孙传香.论领土主权的定局性——中国钓鱼岛群岛主权之国际法再思辨[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0(1).
- [4]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岛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 [5]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月刊[N].1979-05-87.
- [6]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M]. ninth edition, Volume 1, Longman, 1992.
- [7][日]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M].贾俊琪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